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萬花樓

第三十四回 楊元帥怒失軍衣 狄欽差忿追功績

當時楊青、範仲淹都道：“軍衣既然盡失，須要逃走回朝，方得保全性命。”狄青道：“二位大人，征衣雖失，明日定然討還。”楊青道：“征衣失在大狼山，你還想討得回麼？隨口亂談，休得多說，快些遁逃，埋藏姓字，方保得性命。”狄青道：“二位大人，晚生即未討回征衣，如立下一戰功，可以抵消此罪否？”範爺道：“征衣尚然管不牢，被強徒劫去，還有什麼大功來抵此重罪？”狄青道：“小將匹馬軍刀，殺上大狼山，已經射殺贊天王，刀傷子牙猜，殺退西戎兩孟洋，晚生雖然有罪，但此功可以抵償。惟望二位大人明鑒推詳，引見楊元帥，待晚生領些軍馬，克日討回征衣。”範爺道：“緣何又是你收除此二賊了，吾卻不信。”楊青道：“口說無憑，那人相信，由你說得天花亂墜，且自去見元帥，由你分辯。”當下三人進關，楊、範二人躡至無人之處，將書拆開，二人看畢，範爺道：“包年兄，若是狄欽差違了限期，本部便能一力周全，無奈軍衣盡失，除非代補賠了，方得完善。”楊青也道：“大人，軍衣一失，重罪難寬，叫我二人如何助他？除非聖上有旨頒到，方可免得，不是朝廷赦旨，那人保得此罪！”當時二人將書收藏過。楊青又道：“範大人，若在元帥跟前，說明失了軍衣，定然綁出轅門，立正軍法了。”範爺道：“這也自然。”楊青道：“且不要說明，待他自往分辯，我與你見景生情，可以幫寸者幫寸，不可幫寸者，再作道理，範大人意下如何？”範爺道：“老將軍之言有理。”

二人進至帥堂，楊元帥離位言道：“二位大人，軍衣可無差麼？怎查點得如此捷速？”二人道：“一一無差。”元帥道：“二位且坐。”範爺道：“元帥請坐。”當下傳狄青進見。

書中交代，前日焦廷貴若說明狄青功勞，李成斷不敢冒，只因焦莽夫隨便誇口，故敢將焦廷貴弄死，前來冒功，以為死無對證。是時狄青到了，李成父子全不介意，只顧洋洋然在帥堂側吃酒爽快。狄青見了元帥，彎腰曲背，口稱：“元帥，正解官狄青進見。”楊元帥見他的盔甲，乃是太祖之物，想狄青雖是太後內戚，總為臣子，怎合用先王太祖的遺物，定然太後賜贈於他。其實此副盔甲，前已交代明白，狄青以臣下，不當用王家之物，故太後另行照式造了一副，賜侄兒使用。今元帥認為太祖之物，心頭頗有不悅，即起位立著拱手道：“王親大人，休得多禮。”又問道：“批文上副解官石郡馬何在？”狄青道：“啟上元帥，只因副解官石玉。在仁安縣金亭驛中，被妖魔攝去，未知下落，小將已有本回朝，啟奏聖上。”元帥道：“此事關中亦有文書到來。狄王親解送征衣，本月十三日限滿，如今十四了，極應體恤眾兵寒苦，及早趕到關交卸才是，為何違限？本帥軍法，斷不徇私，你難道不知麼？”狄青道：“元帥聽稟，小將既承王命，軍法森嚴，豈有不知。原要早日到關交卸，並非偷安延緩。無奈中途霜雪嚴寒，雨水泥濘，人馬難行，故違限期一天，望元帥體諒姑寬。”範爺點頭自語道：你言之有理，只恐說出不好話來，就要勞動網綁手了，看你如何招架。元帥道：“若依軍法，還該得罪王親大人，姑念雨雪阻隔，本帥從寬不較。”即呼統制孟定國，速將征衣散給軍中。孟將軍得令，正要動身，範、楊二人搖首暗道：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只見狄爺打拱告道：“元帥且慢。”元帥道：“卻是為何？”狄爺道：“征衣已失，無從給散了。”元帥聽罷，喝道：“胡說！”狄青道：“征衣果然盡失了。”楊元帥登時大怒，案基一拍，喝道：“你既管解三十萬征衣，因何不小心，想是偷安懶怠。禦標軍衣，豈容失卻，不只欺吾，且藐視本帥了。”喝令網綁手，卸他盔甲，轅門斬首正罪。兩旁一聲答應，刀斧手上前參跑過元帥，如狼似虎，上前要動手網綁狄差。

這狄青兩手東西攔開，叫聲：“元帥，小將雖然失去征衣有罪，還有功勞，可以抵償。”元帥只做不聞。範爺接言道：“元帥，狄欽差既言有功抵罪，何不問他明白，什麼功勞可抵此重罪？待他可抵則準抵，不可抵再正軍法不晚。”元帥將範爺、楊青一看，暗暗道：你二人說查點過征衣，一一無差，明是代他搪塞，如今還要多言插嘴。範、楊只做不知。狄青卻道：“若說失了征衣，小將理該正法，但元帥的罪名，卻也難免。如若要執斬小將，元帥理該一同正法。今獨斬我一人，小將豈是畏死之徒！元帥乃貪生之輩，沒奈何將大罪卸在小將身上，只恐聖上知其情由，憑你位隆勢重，天波府內之人，也要正罪的。”元帥聞言，心中著實怒惱，案基一拍，喝道：“你失去軍衣，難以卸罪，故欲牽連本帥。”吩咐網綁起來，不用多言。刀斧手應聲上前。楊青問道：“你的征衣，在那處地方失去的？”元帥道：“不要管他那個地方失去。”楊青道：“元帥身當天下攘寇之任，附近各處軍民，皆為元帥所屬，失了征衣，元帥有失察捕盜之罪。況這磨盤山離關不過一百里路程，你既為各路督捕元戎，怎可不問？緣何日久縱容，強盜竟敢來打劫征衣，這是楊元帥失捕近處強盜，比之狄青失征衣之罪，加倍重大了。”狄青聽楊青如此說，便道：“小將在元帥關內地方失去征衣，理該元帥賠補，如何反將小將屈殺，軍法上全無此理。待吾與你回朝面見天子，情理上看誰是誰非。你今不過勢大相欺，小將乃一烈烈丈夫，豈懼你存私立法的。”範爺聽了暗言道：此語卻是有理有竅的正論，只怕元帥難以答話，便接口道：“你失去征衣，罪該萬死，還來挺撞元帥麼？吾且問你，將功抵罪，有什麼功勞於此？”狄青道：“收除西戎首寇贊天王、子牙猜，不是戰功麼？”元帥喝道：“胡說！現有李成父子，射死贊天王，刀傷子牙猜，你擅敢冒認麼？不須多說，網綁手速將解官拿下正法！”狄青冷笑一聲道：“楊宗保，你真要害我麼！也罷，由你便了。”當即卸下盔甲，脫去征袍，刀斧手將狄青緊緊網綁。

旁邊禮部範爺，怒氣滿胸，打虎將氣塞喉嚨，狄青厲聲大罵道：“楊宗保，吾明知你受了朝中大奸臣買囑，串通了磨盤山強盜，劫去征衣，抹過本官戰功，忘卻無佞府三字，歸附奸臣，辜負聖上洪恩，你雖生臭名萬代，吾雖死百世流芳。”這幾句話，罵得楊宗保幾乎氣倒帥堂，二日圓睜，罵道：“大膽狄青，敢將本帥屈枉痛罵，速速將他推出轅門斬首！”狄青道：“且住！若要斬我，須將贊天王、子牙請首級，拿來還我，便由你殺。”元帥道：“你有什麼首級拿來，向本帥討取。”狄青道：“交與焦廷貴拿來，已經你轅門號令，怎說沒有？”楊元帥聽了，頓覺驚駭，心中有幾分明白，忙問左右道：“焦先鋒可曾回關？”眾將道：“啟稟元帥，焦先鋒尚未回關。”範爺聽了，只是冷笑，楊青道：“既然狄王親交首級於焦廷貴，須向他討還，方得分明此事。”正說之間，偶見地下一書，拾起一看，上面寫著：“長孫兒宗保展觀。”楊青微笑道：“元戎的家書到了。”此書乃是狄青卸甲解袍時跌落下來。

當時楊元帥心中明白，那裏按捺得定，只得立起，一手還拿上方寶劍，一手接過家書一瞧，乃祖母來的家書，只因在帥堂上，不便拆了觀看，且收藏袖中。明知祖母要包庇狄青，一把上方寶劍，發又發不出，放又放不下，正有些事在兩難，便對範爺道：“禮部大人，狄青說焦廷貴拿回兩顆首級，不知是真是假，須問焦廷貴才知明白，你道如何？”範仲淹聽了，冷笑道：“狄欽差過卻限期，罪之一也；失去征衣，罪之二也；冒功抵罪，罪之三也；辱罵元帥，罪之四也。將他處斬還太輕，理該碎屍，立正軍法。”這幾句言詞，說得元帥臉色無光，只得轉向西邊，呼問楊青道：“狄青失去征衣，原該正罪，但有此大功，可以抵償，須待焦廷貴國關，方能明白。不知老將軍怎樣主裁？”楊青道：“死生之權，全在元帥手中，緣何動問起小將來了？倘我勸諫不要斬他，又賠補不起征衣，此事牽連重大。我實不敢擔當。”楊元帥滿臉通紅，只得吩咐刀斧手推轉狄青，問道：“狄青你既能收除了贊天王、子牙猜，可將其情由細細言明。”狄青帶怒，大呼道：“楊宗保你且聽著！”遂將在磨盤山失征衣後，往大狼山殺了二將，交首級乾焦廷貴，先回關中報知情由，一一說明。又道：“我立此戰功，可以抵償失征衣之罪，你今貪冒我大功，害我一命，卻是何故？”元帥聞言，心中不安，楊青笑道：“妙！妙！兩顆人頭，三人的功勞，這官司打起來，著實好看。”

元帥即吩咐傳進李成父子，二人聞命，齊來進見元帥，只因官卑職小，自然該當跪下。父跪東，子跪西，啟道：“卑職李成、李岱，謝帥爺賜宴。”元帥問道：“李成、李岱，這贊天王、子牙猜二將，乃狄青箭射刀傷的，你父子二人為何冒認了他的功勞，該當何罪？”李成見問，驚嚇不小，李岱更是慌張無措。李成心想：只道功勞是焦廷貴的，故立心冒認，希圖富貴，豈知乃狄王親功勞。也罷，事已至此，木已成舟，但抵罪不招，要冒到底了。便道：“元帥，實是卑職射殺贊天王，兒子刀傷子牙猜，豈敢冒別人之功，以欺元帥？”元帥道：“狄青，那李成、李岱現在這裏，你且與他對質。”狄青道：“既網綁了本官，殺之何難，何必多言！”元帥吩咐放了網綁，覺得面無光彩，上方寶劍只得放下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